



· 译著 ·

人民·联盟文库

HUANGJIN CAOYUAN

黄金草原

(上)

我们从—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旅行而使自己的思想被搅乱，筋疲力尽了，这些旅行使我们穿越了荒凉的地区。这样—
我们有时在海上，有时又在陆地，跑遍了普天之下，渴望亲自了解在所有民族中值得注意的事物，渴望亲眼看到各个地
点。因此，我们尤其是经过了信德、僧祇人地区、占婆、中国和閩婆格，我们进入了大地的东方和西方，有时到达呼
边界，有时又到达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兰人地区和拜莱干地区的中心；某一天在伊拉克，另一天又到达叙利亚。
我们可以把这种在天下的奔驰比作太阳在苍穹回旋。

[古阿拉伯]马苏第 著 耿 昇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黄金草原

(上)

[古阿拉伯]马苏第 著 耿 昇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说明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 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 展示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 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 注重市场价值，

要为读者所喜爱；5. 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 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入以下图书：1. 套书、丛书类图书；2. 偏重于地方的政治类、经济类图书；3. 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 个人的文集、年谱；5. 工具书、辞书。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黄金草原》 汉译本序

纳 忠

马苏第全名艾布·哈桑·阿里·马苏第，公元9世纪后期出生于巴格达，生年不详。他的大半生是在旅途中度过。在30余年的旅行生涯中，他足迹遍及亚非各国。第一次旅行始于公元10世纪初，历波斯、中亚、印度、锡兰，经马来亚群岛抵中国海。回程经印度洋，到桑给巴尔。第二次旅行始于公元920年，历巴勒斯坦、叙利亚、安条克、高加索、阿塞拜疆。晚年定居埃及，公元956年卒。他的旅行既非经商，亦非览胜，而是当时盛行于伊斯兰学术界的“学术旅行”。晚年，他以12年的岁月，整理记录，从事著作。

马苏第的学术成就，较同时代的学术旅行家，如著名的比鲁尼和麦格底西等人，更为渊博。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家。

马苏第写下了数十种著作，但是经过历次战争浩劫，如蒙古军的践踏，十字军的蹂躏，以及其他天灾人祸，大部分已经佚失。仅幸存《提醒与监督》和《黄金草原》两书。前者是“史鉴”性的著作；后者仅为原书的纲要，不及原书什一，而且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流行的本子

中，常有这样的字句：“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涉及，”“这桩史实，前面已有记载。”而事实上，翻阅前面，往往找不到记载。同时，现存的本子中，有些章节材料零散，结构松弛，甚至首尾不接。足证现存的本子，并非原书的全貌。

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对所到之处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社会风尚、文物典籍、诗人学者，以及山川水文、泉源岛屿、珍禽异兽、植物矿藏等，多有精辟的记载。

马苏第治学之勤奋，学识之渊博，游踪之广远，著作之丰富，在阿拉伯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马苏第是当之无愧的，故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

《黄金草原》全名为《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其资料来自希伯莱的《圣经》、古代的传说、波斯的古史、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和阿拉伯前辈历史家，如瓦基迪、麦格底西、伊本·希沙姆、泰伯里等人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亲自的采访和调查。

马苏第在写本书时，引用过大量参考书，可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历次战争的浩劫，中世纪阿拉伯的许多文化中心，如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耶路撒冷、阿勒颇等名城都惨遭破坏，变为废墟，各种文化遗产和珍贵典籍也化为灰烬。故《黄金草原》中提到的参考书，已大多不存。马苏第在《黄金草原》开端，追记了他跋涉万里，历尽艰辛的经过，接着叙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先讲地形，次记人类的起源和种族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江河变成了沧海，原来的沧海变成了陆地，原来的陆地又变成了沧海，这正是天体与大自然变迁的结果。”（《黄金草原》阿拉伯文本，卷一）

本书阿拉伯文原本共4卷。第一卷记古代东方各国，如印度和中国的史地，及其科学知识 with 宗教思想，接着记载了西亚、埃及各地。这些篇章的资料，一部分弥足珍贵，多为别的古籍所不载，如关于尼尼微城的兴衰，埃及人、叙利亚人和波斯人的古代历法，“日子”的忌讳，“月份”的周转，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对于古代东方的宗教，特别是波斯

的火祆教等，马苏第都有精辟评价。可是另外也有些篇章，多半来自当时流行于穆斯林之间的传说，并未加以考证，为后来的历史家所病诟。例如有关中国的部分，《黄金草原》记载了黄巢起义攻陷广州之事：“广州城中有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敌人围攻广州，皇家军队多来归附。城破后，杀人无算。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火祆教徒，或被杀，或投江，达20万众。”（《黄金草原》阿拉伯文本，卷一第115页）。其实马苏第并未到过广州，仅到达“中国海”。关于黄巢在广州“杀人无算”之说，显然是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和艾布·宰德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见穆根来等的汉译本，中华书局版）。可是后一书的记载是：“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本第96页）。而《黄金草原》却记载为“20万众”。马苏第于公元915年到达中国海，距黄巢攻陷广州（公元875年）40余年，时间不算太久，但他的记载来自苏莱曼和艾布·宰德的记载，也可能是聆自与他同时代的阿拉伯商人的传说，也可能是将“12万”误抄为“20万”。总之，马苏第并未加以考证。

《黄金草原》阿拉伯文原本的后3卷记古代阿拉伯国家。从也门古国开始，转入伊斯兰教兴起，终于伊斯兰纪元336年（公元947年）。马苏第善于用精练生动的笔法写下看起来似乎平常，实际上却很重要的史实。“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是《黄金草原》的一大特色。全书似乎琐屑，但犹如满盘珠玑，未能贯串；在零散中可以窥到全貌，在琐屑中可以看到整体。在其他史籍中不可多得的史料，在《黄金草原》中俯拾即是。如风向的变化、潮汐的规律、日月星宿的运行、山川流水的变迁、金字塔的奥秘、亚历山大灯塔地、也门大水坝的坍塌、麦加——克尔白的历史等，都是在当时其他史籍中很少见的珍贵资料。

总而言之，马苏第的《黄金草原》是一部世界学术名著。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出版了法文译本以及阿法文合璧本。但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未出汉译本。

早在 21 世纪 30 年代，我国学术界的老前辈顾颉刚和徐炳昶先生就托白寿彝先生请我翻译《黄金草原》一书。1941 年，我国的中西文通史专家向达先生在昆明再次请我翻译该书以及《伊本·阿西尔全史》和《苏莱曼东游记》等阿拉伯名著，并亲自持后一书的法译本送我。此足证我国学者在半世纪之前就注意并重视此著作。学术界的不少同仁后来又多次鼓励我动笔翻译《黄金草原》一书。但在旧社会，这是很难办到的事。解放后，一方面由于我教务繁忙，另一方面又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背景，始终未能完成这项事业。现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国内翻译出版这部世界学术名著就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了。但因我年事已高，教务、社会工作繁多，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年科研人员耿昇同志乐于担此重任，并根据最新法译本（这是目前最好的本子）全文译出出版，实感欣慰，一则满足了前辈的夙愿，二则也了却了我多年的心事。

1985 年 11 月，我与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司马义·艾买提赴沙特阿拉伯访问，途中多次与他谈起在国内翻译出版此书的必要性，他也十分赞赏。对于领导同志的关怀，我们深表感谢。我们还特别向青海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在人力和物力上做出巨大投入，以出版这部驰名世界的学术专著。《黄金草原》中译本的问世，是对我国学术界的重大贡献，它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发展。

在马苏第的《黄金草原》汉译本问世之际，我高兴地写下了这几段零散的话，既算作对已取得成绩的祝贺，又算是对将来取得更好成绩的祝愿吧！

译者的话

著名的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 (Ma'ûdî, 又译麦斯欧迪, 但我们仍沿用中国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旧译名) 的《黄金草原》是一部世界名著, 也是中世纪成书的一部经典著作。我们多年来就想把它翻译成汉文以供我国学术界参考使用。现在, 在青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学术界多位领导、师长的帮助下, 在法国朋友们的密切合作下,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马苏第于伊斯兰历 3 世纪末年 (伊斯兰历 300 年为公元 912~913 年) 出生在巴格达, 伊斯兰历 345 年, 即公元 956 年逝世于埃及。祖籍汉志 (Hijāz, 在今沙特阿拉伯境内)。他继承了一位与先知穆罕默德同时代的先祖的名字。马苏第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全球旅行。公元 912~913 年游览了木尔坦和曼苏拉, 3 年之后又跑遍了波斯和基尔曼。公元 916 年进入印度, 相继在坎贝和赛义姆居住, 同时还到过锡兰, 接着在坎巴鲁登陆并乘船前往阿曼。他遍游了中亚、南海、马达加斯加、东非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他甚至还自称到过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海岸。对于里海和红海地区, 他当然最为熟悉。在经过长途旅行之后, 他于公元 926 年回到了穆斯林地区, 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叙利亚海岸和巴士拉。公元 955 年到达埃及, 956 年 (伊斯兰历 345 年) 在那里

逝世。

马苏第根据自己的见闻，又借鉴了前人的著作以及《圣经》和《古兰经》等资料，写成了数部巨著，如《过去时代的历史》、《中篇记述》等，但今天保存下来的仅有《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简称《黄金草原》）一书。此书写于公元943年（伊斯兰历332年）左右，最后成书于公元947年11~12月（伊斯兰历336年5月）。它成了现今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中世纪穆斯林历史著作之一，在阿拉伯世界中居首位。

《黄金草原》用纪传体形式写成，与中国各王朝断代史的体例颇为相似。从地域方面来说，本书涉及到了从苏门答腊到中亚、欧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如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巴比伦、神祇人地区、犹太人地区、阿比西尼亚、北非、拜占庭、法兰克人地区、西班牙，等等；从内容上来说，涉及到了王统世系、民族分布、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各种巫教，以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文化、历法、工艺、文学、山川、河流、海洋、军事征服、名胜古迹等。我们可以说，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就是一部中世纪的百科全书。此书代表着阿拉伯和穆斯林历史编纂学的顶峰。所以马苏第被称为“穆斯林和阿拉伯的希罗多德”。

《黄金草原》问世1000多年来，其名声经久不衰，颇受世界历代学者们的注意。它至今仍是研究中世纪史、伊斯兰教史、中亚史、阿拉伯和波斯史的重要原始史料。世界各国的学者们都曾翻译、介绍和引用过该书。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学者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德库代伊（Pavet de Couteille）于1861~1877年之间在巴黎陆续出版了《黄金草原》的阿拉伯文—法文对照本，后于20世纪的20~30年代初又重印一次（共分9卷，最后一卷再版于1930年）。已故法国亚细亚学会理事，著名的阿拉伯文教授夏尔·佩拉（Charles Pellat）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重新对原阿拉伯文本和法译文本作了校订和修改。修订后的阿拉伯文本已作为黎巴嫩大学的历史研究丛书而分别于1966年（第1、2卷）、1970年（第3卷）、1973年（第4

卷)和1974年(第5卷)出版;法文本由法国国立和科研中心资助,法国亚细亚学会作为《东方研究丛刊》之一种,而由格特纳(Geuthner)出版社刊行(1962年第1卷,1965年第2卷,1971年第3卷,1993年第4卷,第5卷正待出版)。

本书的出版者法国亚细亚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创建于1822年,1829年4月5日被国王勒令批准为公务组织,现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第一位会长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国王的路易-菲利普。该学会是欧美成立最早的亚洲学术研究会,也是西方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之一。其中对中国的研究占有很大比重,学会还吸收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为会员,译者本人也有幸为该学会会员。

法国亚细亚学会拥有《黄金草原》法译本的版权。我国现今已参加国际版权条约。为了尊重国外同行们的知识产权,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同时更是为了中法学者的友谊与学术合作,我在翻译本书之前就与法国亚细亚学会联系过。当法国朋友获悉我们即将把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时,当时的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郭恩(Cohen)及其司库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研究中国道教的专家)多次来信表示愿意无偿转让版权和给予支持。法国亚细亚学会理事会决定同意让我们在中国翻译出版此书。他们盛情地寄来了该书的新旧法译文本,并将当时在法国尚未出版的本书第4卷的校订清样寄给了我。对于法国朋友,尤其是法国亚细亚学会、郭恩会长和司库施舟人的真诚合作精神和可贵的帮助,我表示衷心感谢。

我国学者历来都非常重视《黄金草原》一书,史学、文学和宗教界学者都曾零散地用过其中的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未能在中国全文翻译出版过。为了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促进我国在这一学科的发展,我们将本书译成中文,奉献给我国学术界。

原法文本准备在全书出齐之后再统一编索引。为了方便读者,我在译文中于每一卷末都附有译名对照表。由于《黄金草原》的阿拉伯文各抄本及其余书中的许多阿拉伯和波斯字的写法不同,我在翻译过程中都

按法文本格式只译出已由法国学者推定的写法，将不同的写法仍原文附在注释中，不再译出。对于其中的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凡有固定译法或约定俗成译法者，我们尽量沿用，对于其他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则酌情采取音译或意译的办法译出。

在翻译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郑溥浩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岷先生的帮助，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我国著名的阿拉伯学家纳忠先生热情支持和指导我们，并为本书作序。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承担了艰巨的出版工作，对译稿作了详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从而避免了一些纰漏。在本书出版之际，特于此一一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本书是无法出版问世的。由于本书是中世纪的古典著作，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书中的措词和语法都与现代相差甚殊，所以颇难推敲翻译。此外更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因此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译者于1985年就译好了本书的第1~2卷。可是，由于出版业不景气，原来答应出版此书的一家出版社表示很为难，故而一拖再拖。1997年7月，青海人民出版社的班果先生来京约稿。承蒙班果先生及青海人民出版社领导与诸位编辑之美意，接受出版拙译。他们在人力和物力上做出了巨大投入，才使此书顺利面世。译者对此深表谢意。

耿 昇

1998年2月5日灯下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法文版序言

马苏第 (Mas'ûdi) 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Murûdj adh-dhab*) 的价值和意义无须论证。自从在一个世纪之前, 由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 (Barbier de Meynard) 和帕维·德库代伊 (Pavet de Cou-teille) 负责主持编印一个附有法译文的版本以来^①, 几代阿拉伯学家和伊斯兰学家就都对这部著作很感兴趣。其中有的人是为了使该书进一步完善和研究其中的某些晦涩难懂的段落, 而更多见的则是试图汲取 (但从未能使之枯竭) 它所包含的各种资料。只需浏览一下伊斯兰百科全书, 就会发现当代阿拉伯学家是如何继续利用《黄金草原》一书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迫前往图书馆查阅, 因为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新版过一次, 但两位法国学者的附有法译文的版本很久之前就已绝版。虽然大家都传说其中有充满着许多不确切和误解的地方, 但这部具有百年历史的著作仍是最值得信赖的, 在近期内还没发现有提到过其他东方版本^②的地方。因此, 初看起来, 最简单的办法是刊布巴尔比埃·

① 《黄金草原》(巴黎 1861~1877 年版) 9 卷本。

② 最后一个版本是由穆哈默德·穆赫仪·丁·阿卜德哈密德刊布的, 从 1985 年开始在开罗陆续出版。就整个来说, 阿拉伯文本本身尚可接受, 但外来专有名词大部分都拼写错了。

德梅尼纳尔和帕维·德库代伊的这部著名的《黄金草原》的第三版。但如果不试图对这部已经如此值得称赞的著作修订，那似乎与法国的东方学（研究水准）不相称。仅仅是这种考虑才促使我们从事一项自己丝毫不掩饰其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难以全文复原阿拉伯文本和典范性地译出全文。如果我们能够改正前辈所犯的部分错误和解决每前进一步都会提出的某些问题，我们就感到完全满足了。

书 名

直至目前为止，*Kitāb Murûdj adh-dhahab wa-ma'âdinal-djawhar* 这部著作的完整书名被译作《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其中相对应的词是：复数形式 *ma'â-din* 之意为“矿”，但也有“矿脉”或“矿藏”的意思^①；*murûdj* 也只能是一种复数形式，肯定也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如考虑到 *maradja* 的意义之一为“分离”，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把 *murûdj* 译成“洗矿车间”^②，虽然任何辞典都没有提供这种词义。在法文中，这种译法已由 J. 索瓦热 (Sauvaget) 采纳^③，然而他却补充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草原。”“洗矿车间”完全没有诗意，我们似乎应简单地认为马苏第为了指“矿脉”、“矿藏”和“砂矿”，赋予了 *murûdj* (草原) 一词一种勉强的引申意义，因为土地可以使黄金“生长”^④。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保留了最早期的翻译家们采纳的书名，因为这样有双重好处：现在该书名已为人熟识；同时又尊重了阿拉伯文表达方式的诗意特点。

① A. 赛佩尔 (Seippel): 《阿拉伯文词汇》，克里斯提安 1896 年版和奥斯陆 1928 年版，第 17 页。他建议读作“矿脉”。

② 参阅马苏第原书。

③ 《阿拉伯史学家》，巴黎 1946 年版，第 39 页。

④ 参阅下文 § 796。

阿拉伯原文

众所周知，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和帕维·德库代伊能在同一页中同时刊布阿拉伯原文和法译文，这种安排可以使人立即进行对照。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主要出自经费方面的考虑，我们决定分别刊布阿拉伯文本和法译本。阿拉伯文本很可能要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出版，附有大量考证性注释和一篇导论，我们将在导论中介绍自己的方法。但我们也难免于此略表几句，因为我們也需要奠定原文以核对其译文。

那两位出版者把皇家文库收藏的第 714 号手稿作为自己著作的基础，他们同样也利用了同一特藏中的第 598 和 579 号手稿（现编作巴黎国立图书馆第 1467—85，5854 和 6957 号手稿）、属于巴黎亚细亚学会的一抄件和莱顿收藏的两种（第 537 和 282 号）手稿。R. 多吉（R. Dozy）认为后一批手稿中第一种为最好^①，他对此十分了解。一个世纪以来，在东方和西方许多图书馆中又发现了大量抄件。一位出版者显而易见的任务就是首先要重新阅读由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和帕维·德库代伊使用过的手稿，其次是研究可以得到的所有抄件。即使冒着使读者失望的危险，我们也应非常清楚地指出自己丝毫没有这样做，其原因更主要是由于经验早就向我们证明这样一种冗长而又乏味的对照工作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对两种新抄本（泰穆利叶藏卷第 1573 号，其时间为伊斯兰历 1035 年；麦加藏卷第 112 号，其时间为伊斯兰历 629 年）^②的核对就使我们坚信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了。从速浏览便可以分别出两大收藏品之间存在的分歧，主要在于删去或遗漏了某些其篇幅非常不同的段落，事实上最适应于充实阿拉伯文本的注释，而不是明显地修改译文。然而，除了由抄写者造成的常常是特别显眼的错误之外，

① 《伊本·巴德鲁因对伊本·阿卜顿诗的史料诠释》，莱顿 1848 年版，第 114 页。

② 这些手稿的影印件是承蒙阿拉伯联盟手稿研究所所长 S. 穆奈杰博士盛情地寄给我们的，我们非常高兴地于此表示感谢。

我们还会遇到真正不同写法，这就是说有时一家手稿的一个词，甚至有时是一个句子完全相当于另一家手稿的一个同义词或一个形式不同但意义相同的句子。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些不同形式并在译文的注释中一一指出。

总之，属于这一范围内的分歧处仅仅提出了一些与由外来语专用名词的写法引起的困难相比是很小的问题。《黄金草原》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2卷，这是对世界各民族史的非常笼统的概述；第二部分（第3~4卷）特别论述了从穆罕默德到穆帖仪（al-Muti'）时代的伊斯兰史。在第二部分中，专用名词（而且大部分也容易核对）都是一些阿拉伯名词，未被抄写者严重误抄。为了核实原文，我们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引文，始终都尽力地加以查对。相反，在第一部分中，外来名词都面目全非了，只有在其他地方发现更好的释读之后，手稿中的写法才可以在证明错误的同时而加以校正和刊布。

从前文就可以看到，在尊重手稿的同时，我们将不模仿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和帕维·德库代伊的做法，他们对于移动一点一画都表现得很谨慎，而我们在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次要的史料以及根据由原文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的著作而修订原文。

然而，当涉及到阿拉伯文之外的其他外来语专用名词时，可以区别出许多情况：

一、这些名词中有一些在文献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后来又普遍使用了。例如 al-Iskandat = Alexandre，即亚历山大；Dâraâb · Dârâ = Darius，即大流士，应该承认马苏第尊重了习惯用法。

二、对于那些仍为大众（尤其是抄写者）不熟悉的名词，最好是以此作为基础，因为我们没有掌握《黄金草原》的手稿真迹，每当马苏第直接听到或从一本被认为这些字写得很正确的书中转抄时，就尽可能正确地转写。我们于此想到的是马苏第曾充分利用过的《中国印度游记》。J. 索瓦热在后一部著作的诠释本中就毫不犹豫地恢复了一些预料中的写法，并推测认为作者曾试图使其发音尽可能准确。在此情况下，我们

将模拟索瓦热的做法，把手稿中表现出来的任意删改仅仅归咎于抄写者，唯有某些令人怀疑的例证除外，但这些情况都将明确地指出。

三、总而言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相信马苏第。因此像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和帕维·德库代伊经常做的那样，完全尊重手稿，这就是在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情况下，表明阿拉伯文字的贫乏性和抄写者的无知，不过却完全不能说明作者的无能为力。但是，在下列情况下，我们感到非常棘手：当完全从书本上了解了一个专用名词已被曲解，并得到传播，而历来的作者们又都没有想到更正。最典型的是有关“黑海”（Buntus=Pont，变成了Nitās/Nitāsh）^①，此海与亚速海（Māyutis，变成了Māntas/Māntash）^②相沟通，从而形成了一对海：黑海—亚速海（Nitāsh-Māntash）与雅祖吉—马祖吉（Yādjūd-j-Mādjūd-j）以及其他许多相类似的例证。手稿中的相互一致和由其他著作提供的写法使我们产生一种不要把这类被歪曲的责任都推在抄写者身上的看法，但我们觉得更为有益的做法是采纳预料中的写法。

法 译 文

我们已长篇大论地谈到了阿拉伯文本的编排问题，因为这曾是我们的主要关心之处，我们可以从中作出的改进可能会对译文产生影响。

大家经常说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和帕维·德库代伊的译文是一种不忠于原文的典型。当然，译文中包含有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对音；与所有译文一样，其中也有一些曲译、误解和不确切之处。但该译文除了一般具有的高雅之外，全面来看，它要比人们所说的好得多。无论它表

① Buntus/Nitas/Nitash.

② Māyutis/Māntās/Māntash.